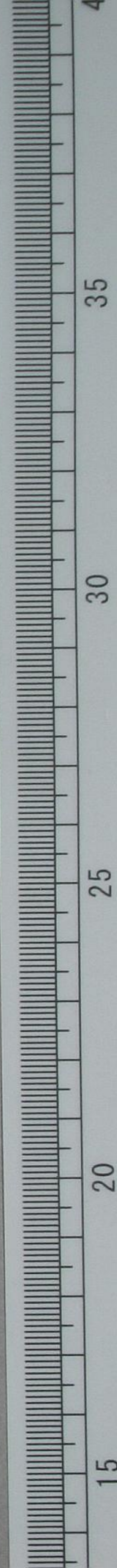


光谷遺稿

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2
1



文庫11

A1272

老谷遺稿



老谷遺稿序
 木原節夫序余文曰振衣才豐而氣盛剛毅誠
 實溢于其中而困屯厄窮通于其外驗之身心
 鍊出世故強園氏所謂康門文章之豪根于忠
 愛者是也余試求無愧節夫斯語者近百年來
 未多見其人也而節夫以此許余可不謂知己
 乎余與節夫交三十年余知節夫殆勝節夫自
 知之審矣節夫學主經世尤尊重國體其文有

氣魄鋒芒不可當。史論時務策，可以窺一斑也。
節夫壯歲游于昌平，翬藩公舉為學職。是時公
鎮阪府，輿論皆望公參幕府。節夫當不次擢用，
慨然將出其野，蘊蓄施之當世，抱負甚大矣。未
幾，水府黨獄興，公以論近畿海防，且與朝紳注
復，獲罪。大久保要與藤田東湖心事相許，實為
節夫前輩，常在公左右用事。公之罪廢幽閉，憤
死藩政，遂一變繼而進者，希慕府旨。節夫舉動

輒有嫌疑。節夫豈屑趨趨嘯嘯，以苟容乎？事至
此，無復可為。有為之氣，於是乎一挫矣。然而節
夫不曰一挫而遽自灰心，王室中興，掌軍國大
計，或參麻政者，亡論為士為庶也。唯其才之器
使余閱時人，其識貫古今，議論文章，卓出當世。
如節夫者，有其心乎？人物醇粹，內所修潔，通人
情，諳世態，簿書文案，錢穀雜務，無施不可。如節
夫者，有其心乎？余蓋不數觀也。當是之時，無復

達其名於廟廊之上者節夫數亦奇矣會皮館
新闕今重野博士薦任協修乃將効力於不朽
事業未一年而廢棄以為生計為縣學校長以
自濟節夫序余文曰振衣運蹇不遇沈滯下僚
顧余既絕念於仕途湖海漫游詩酒放浪猶足
以自娛如節夫野遇抑亦可悲也余擬游瀟土
節夫在病蓐歎曰使吾不老且病將與子果斯
志又可知其人也雖老其志猶存也今茲乙未嗣

子守三郎將刊遺稿以頌同好余固不可無一
言回以序之使世之讀節夫文者知其為學立
身之大概

明治二十八年乙未六月 鹿門西千仞譚



老谷遺稿叙
 霞湖之勝冠於關左周廻三十六
 里東西七里南北稱之蒼波洸漾
 一望萬頃浦溆洲渚蘆荻菰蒲與
 岸松汀楓相映沙禽飛翔帆影出
 沒一幅活畫圖也吾止友木原老
 谷土浦人家在霞湖夙學昌平黌

古石江口五節書



柳田泉文庫

以才學聞其文浩博無涯而曲折
如浦溆洲渚姿態如岸松汀楓點
綴蘆荻菰蒲之間韻致如沙禽飛
翔帆影出沒謂之霞湖真面目可
也蓋老谷生其地所夕領其勝故
不覺發筆端者如此余與老谷嘗
同官于史館又同奉職埒玉縣學

談詩論文相得莫逆頗悉其為人
老谷清介不與世合囂自得及
其病故人皆痛惜余既失良友悵
々不樂將辭歸鄉乃赴土浦展其
墓顧望霞湖戀々不能遽去也頃
其嗣守三將刻遺稿請余言屈指
數之將一紀而其言貌猶在耳目

今讀其文亦憶霞湖之勝悵然者
久之
明治二十八年乙未四月

確菴中村葵撰

橋本政清書



木原老谷墓碣銘
阪谷朗廬歿老谷自琦玉寄書曰諺云死孤悲是
非他人事居無何老谷亦歿嗚呼比年以來親交相
踵下世前淚未乾而後淚繼之人世之感顧果何如
耶琦玉距東京甚近老谷每官暇駛車來京訪問親
故館于余家一宿再宿而去余或不在家人延之書
齋具飲膳陳圖籍奉枕几沃盥相暱如一家親時偶
不來則曰木原先生得無疾乎及其獲疾就京醫余
數請其來館老谷乃堅辭不肯遂易箒於逆旅嗚呼
老谷自知命期不欲以後事煩人乎悲哉老谷諱元

禮學節夫初稱雄吉老谷其別號常陸土浦人世仕
土屋侯曾祖諱元周祖諱元古考諱維章號荷意本
姓柴沼氏來嗣木原氏配其女生子五老谷三男也
幼好學會藤森弘庵釋褐土浦老谷以藩子弟之雋
秀受業於門後游昌平黌與諸子切磨學成而歸擢
為藩文學別興家

王政革新任藩少參事藩廢官左院轉史館協修以
疾辭疾愈琦玉縣令白根多助聘為中學師範校教
諭尋兼校長老谷學有淵源博通和漢其文詩矩矱
弘庵氏而書最肖之當世罕能及者而性易直謙虛

不以才能誇人其接物寬厚若不立異者然其中廉
介截然有守不敢阿從以取容又不欲立門戶高自
標榜抱其偉器異能而終乎一縣教官可不謂命哉
老谷長余三歲其在昌平與藤野海南三浦雷堂兩
鹿門安達清風及余最親善明治初諸子聚于京創
一社曰舊雨余作各人小傳其傳老谷曰老谷多才
藝旁解聲曲巧為東調昔時同人宴集衆責令奏技
乃倚弦轉喉娓娓可聽今雖老矣酒闌興旺時一為
之舉坐激賞老谷一見請刪之余曰此游戲文字耳
庸詎傷老谷反覆辯論必刪訂而後止蓋荷亭翁年

老在鄉里。恐其書流傳。觸翁目。使翁慮其無行檢也。其孝愛畏慎如此。老谷中年以後。數罹大患。殆不起。而翁逝後五年乃歿。其明年母氏亦逝。翁九十有二。母氏八十有八。而老谷之壽則止於六十。悲哉。老谷既不大用於世。然白根縣令深重其為人。待之極厚。老谷亦感其知遇。竭心教學事。生徒彬彬有所矜式。及歿。今縣令吉田君與屬官川島梅坪中邨鼎五等經紀後事。吊賻禮至。明治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三十日葬土浦善應寺先塋。娶岡田氏。無子。養兄女。配埼玉縣加藤氏之子。以為嗣。曰守三郎。今官本縣。

收恐枝

有孫女尚幼。所作文詩若干卷。雜著若干卷。藏于家。老谷之喪。鼎五作壙志。而屬墓銘於余。嗚乎。余與老谷親如兄弟。墓銘之事。固當自任。但公私事殷。未暇執筆。荏苒涉三禩。余書齋之前。卉木再華。圖籍枕几。沃盥之具。猶如故也。而其人不可復來。悲哉。乃收淚而作之銘。銘曰。脩髯皓首。貌神仙而德君子。君子所遇窮而所過化。尸祝羹牆。無遠邇常之。浦武之野。魂兮逍遙。子所止。爰安其藏。維桑與梓。九泉相從。樂且孺。復奚問命之通否。

明治十八年六月修史館編修副長官從五位勲六等重野安繹撰

老谷遺稿凡例六則

- 一先君嗜文章。生平所作。不下千百篇。今因手稿存於家者。抄錄。請成齋重野先生校定。公之世。
- 一原稿繫朝廷幕府及藩主者。徃徃有搢頭闕字處。今一切從平寫。省煩也。
- 一評家諸先輩。皆用別號。獨上田君逸其別號。姑從其表德。非敢有權衡於其間也。
- 一諸家之評。次叙不定。蓋從覽閱先後也。今不復改。
- 一不肖為刀筆吏。簿書役役。不能專力於遺業。抄錄校讐。一委之中村君伯實。

一刊書大業。薄資如不肖。獨力奚辦。此舉實成於舊好諸君之贊助。先君有知。必當感其高誼。

戊戌十一月

不肖 守三郎謹識

老谷遺稿目次

卷一

書 二篇

記 五篇

序 十篇

卷二

論 五篇

說 二篇

議 二篇

策 二篇

問對 一篇
檄 一篇

卷三

碑志 五篇

雜著 八篇

紀行 二篇

卷四

史論上

國史論 十三篇

卷五

史論中

國史論 十三篇

卷六

史論下

漢史論 十五篇

共計 八十有六篇

卷六
國文館十五歲
文館中

老谷遺稿卷一

常陸 木原元禮著

與鈴木執政書

木原元禮再拜謹呈書執政鈴木君執事。往年愚之
在茗覺。執事適以公事來於江都館於小川街之公
邸。時友人中田有光來告曰。執事有命。許子執謁。子
盍一接音徽。以紓宿昔仰望之情。愚大喜。即介有光
而進謁左右。執事不以愚鄙陋。慰藉獎勵。屬乎其言。
至今而不忘也。未旬日。執事事竣而東歸。愚亦以去
年十月始還家。固宜速執謁而趨走於門下也。然而



禮之於執事。貴賤懸絕。不特槌楹。即妄自冒進。殆乎不知貴賤之際者。假饒執事。恕而容之。人亦將疑。愚有求于執事。是以身未嘗踵于執事之門。而足未嘗履執事之庭也。昨禮新蒙恩命。承乏學職。踈愚之性。常懼曠廢職事。而上負收用之意。如知而不言。則是慢其職。而重不肖之罪也。故敢書所見。以瀆告於左右。庶幾無干求之疑。而無貴賤之嫌也。惟執事恕愔慢之罪。而聽狂瞽之言。昌黎韓愈有言曰。孰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人才之盛衰。惟君得為之。惟相得為之。相之職與君侔矣。故在天下

成齋曰。先提綱。後舉目。

則任天下之責。在一國則任一國之責。相之職可謂重且大矣。今我公以幕命鎮於攝都。舉監藩之政教。而寄一二相臣。而執事以碩德重望。實居其任。則今日之所謂所以長育人才者。不望執事而將望誰邪。愚謂國之急於人才。未有甚於此時。而國之乏於人才。亦未有甚於此時。豈天之生才。獨豐于昔而嗇乎。今抑所以長育而成之者。或有所未至也。方今洋夷陸梁跋扈。敢凌辱神州。逼我而結和親。逼我而開互市。其志將大有肆其毒螫。而幕府宰執皆惶惑束手。莫能一人奮而當其衝。責其無禮。而破其奸謀。是其

執必將有巨禍大憂至矣。而我公旦暮入執大政。則他日膺懲薄伐之任。將有待乎今日也。而當今士習日趨浮薄。偷惰軟滑。憂貧而嗟窮。卑卑屑屑。惟利之務。未聞一有倜儻絕俗如古人者。執事試于獨居正坐之時。靜思文武之士。疏附先後所託者。誰歟。折衝禦侮。所託者。誰歟。運籌決策。直言極諫。以消禍患於未萌者。抑誰歟。愚意執事之賢。念一及之。必有凜乎而懼者。愚故曰。國之急于才。未有甚于此時。而其乏乎才。亦未有甚于此時。以此也。此愚所以汲汲乎望乎執事也。雖然。一藩之廣。人士之衆。欲戶喻人曉。勢

成齋曰。層層
比喻。前後顧
應。

所不能。今不躬鯁鯁之勞。而欲蔚然成才。斷斷乎不得。不由學。夫求巨材者。必於山林。求駿馬者。必於牧地。欲求人才。而不由學。猶求材于萑蒲之地。而求馬于麋鹿之群。必不獲矣。故豪傑之主。無創業無守成。未有不從事于斯學者。古昔石勒。自不知書。然常使人讀書。拓跋珪。問李先。何物可益人神智。先曰。莫如書籍。珪遂興隆斯學。夫勒羯也。珪羗也。猶且能以此雄於一時。何況於堂堂君子之國。而明君賢相之取為乎。我公聰明仁恕。夙有見于此。即位之初。首建立學舍。聘弘庵先生。而育多士。又且躬屢臨于學。試經

課史鼓舞振作靡不至。無幾公膺幕命而參大政。尋
又鎮於坂府。不復就國。而先生亦辭去。是以學校今
日之盛。有愧于昔日矣。抑今日上之帥學。非不厚。下
之勤學。非無其人。然愚曰。不若昔日者。亦有說矣。蓋
學之盛衰。可卜乎學者之多少。而不可卜於學者之
勤惰。舉一藩而黽黽焉向學。雖有怠惰。不帥教者。不
害乎其為盛也。就一藩而得數人。雖兀兀窮年。不損
乎其為衰也。今童子之上學者。日不下百人。月試年
課。第其甲乙。而序其先後。官府之賞賜。教官之勞苦。
良亦多矣。然而年纔二十。則超然廢棄。不復入于學。

父兄以此令其子弟。子弟以此對其父兄。是以雖有
才俊穎悟。終不能成其材。夫山林固可得材矣。牧地
固可得馬矣。今欲之數畝之丘。半里之野。而求良材
逸足。雖甚愚者。猶知其不可。今之學校。何以異於此
也。是雖禮等奉職無狀之所致。抑亦制度設施有所
未至也。故愚欲改易學制。而更張之。振其怠而警其
惰。使一藩兢兢然。前有所向。而後有所慮。欲罷而不
能罷。如此則幼者無廢棄之患。而長者勤學者日衆。
長者勤學者日衆。則必有才俊輩出於其間。則前所
謂疏附先後。必有任其責者矣。折衝禦侮。必有所寄。

其任運籌決策直言極諫以消禍患於未萌者亦必有堪其職者矣則我君吾相拔而舉之取而用之左之右之所投而無不可豈不樂哉豈不快哉伏惟執事思公所以見託之意大施菁莪之化以成多士之美則宰臣之功業寧有大焉者邪小子愚不自揣與五十嵐師曾議書學制大綱數條以呈司監某意應不日陳前言如有可採則願速見施行也雖然古人舉事每貴乎意而不貴於法蓋法可以帥人而不可化人恃法以為無患思猶未見其可若其意則愚將有待而言也干瀆威尊伏地待罪元禮再拜

重野成齋曰此老谷登庸之初吐出滿肚經綸者年方壯氣方銳斷斷乎善言而言不出其位可舉以施諸用與麤氣大言干瀆君相者異科

元禮再拜。五十歲三省足下。近世以來。師友之道。頽壞無復。有規戒訓導之事。平居相得。相親。渙然無間。號為知己。及見其有過。則背毀後詆。口竟不敢陳說。是名為朋友。而其實如路人。此僕之所甚羞也。僕之於足下。少小相知。居又相近。頻頻來往。僕之幼也。足下誨之。長也。足下導之。僕之所以得少知讀書之方。而廁士林之末者。實足下之賜矣。今若有所見。而不面陳。說此與世俗無異。而以路人待足下也。豈不辱交誼而負知己之名乎。故敢開腹心。以陳區區。僕聞

成齋曰。敦友誼。規薄俗。古文。

與五十七歲三省書

元禮再拜。五十歲三省足下。近世以來。師友之道。頽壞無復。有規戒訓導之事。平居相得。相親。渙然無間。號為知己。及見其有過。則背毀後詆。口竟不敢陳說。是名為朋友。而其實如路人。此僕之所甚羞也。僕之於足下。少小相知。居又相近。頻頻來往。僕之幼也。足下誨之。長也。足下導之。僕之所以得少知讀書之方。而廁士林之末者。實足下之賜矣。今若有所見。而不面陳。說此與世俗無異。而以路人待足下也。豈不辱交誼而負知己之名乎。故敢開腹心。以陳區區。僕聞

成齋曰一篇
立論自孟軻
論鄉愿來故
以立志養氣
為根據

成齋曰孔子
取狂狷惡鄉
愿以此也

之為學莫先乎立志。立志莫善乎養氣。志確而氣壯。天下百物皆無能奪之。故利害榮辱不足以動其心。毀譽得喪不能易其慮。廣隅以此立道義。以此成此。古人所以處於濁世而不污。臨於大事而不懼也。方其學之未獲也。則博學約取。堅守而厚行。寧為矯世激俗。而不為和光同塵。其急於立志。有如此者矣。夫矯世激俗之行。君子之所不貴。然而君子寧捨彼而取此者。以其始於苟身。則其終至陵遲不可振也。十數年前。足下始歸。自茗黌。日接言論。于下風。當時足下志氣壯銳。行事著實。其言論鑿鑿。折衷於經史。雖

其俗遺行

片言隻語。往往有足警動人者。時僕猶乳臭。雖未足盡足下之蘊奧。竊知欽慕足下。以為學識若足下。世實不多有焉。既而足下就職。儒員僕亦一再遊於江都。相別四年。未嘗不往來於懷。意謂以足下之才識。益用力斯學。則才德之進。必大有異於前日者矣。故歸鄉之日。未暇出一言。且先問足下之近狀。皆曰足下學篤行修。此為一藩模範。官人百司以之稱足下。武人俗吏以之稱足下。一國翕然莫不稱足下之賢。愚意喜而不自勝。竊以此自任也。今考足下之言行。而較於十數年之前。愚有未肯雷同者。何則。人之所

老谷遺高

七

成齋曰。所謂一鄉皆稱善人者。

成齋曰。兩雖然。字。救護。妙。九。責。人。後。十。

共從遺和

見各異。衆人之所是。未必盡是。而一人之所非。未必盡非也。僕之歸家。既四閱月。每間日必相見於學舍。又時時訪足下居。而聞其言談。何所見之異。而所聞之乖也。以愚見之。足下志氣之壯銳。不如前日也。行事之著實。不如前日也。言論鑿鑿。折衷於經史。不如前日也。至其片言隻語。警動人者。則愚未見其一矣。此僕之所甚惑也。儻衆人之所是。果是。而僕之所非。果不是。邪。將僕之所非。未必非。而衆人之所是。或未必盡是也。雖然。足下決非與世俯仰。苟徇俗者。蓋足下氣厚而量寬。是非不顯。而能安異同。不與物爭。不

吾言始得入。

又曰。僕亦嘗識師。曾令觀此。文。其。人。性。行。宛。然。如。睹。

與世競。故動而無咎。作而不吝也。然木之高者。受風必多。望之大者。受責必大。足下今為一藩秦斗。十日之所瞻。不為不嚴。令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少異俗之行。則人將或疑足下之同流合汙也。豈可不加意哉。雖然。足下之性。豈容有二。昔之如彼。而今之如此。惟必有其由矣。愚謂此坐於廢書而已矣。夫書猶穀粟。少食則少飽。大食則大飽。今如僅食數勺之粟。茹一豆之蔬。以為活。未有不飢餓羸憊。受病者也。夫足下讀書亦嘗勉矣。但今日之倦怠。不如昔日之勉勵。旋讀旋廢。其所獲蓋無幾也。即如穀粟。偶一飽而

老谷貴高

八

成齋曰既勸其飽食又慮其過飽因救之以衛生法用意莫不至又曰一轉又說出天下病根之多語語切責師曾而一如不為師曾立言之法此

可已則天下無復待於多穀粟也願足下大其斗多其豆彭然沛然常飽然後已也而又且加之以養生之道調其榮衛而審其藥石則雖有六氣之沴何能為也今天下之病亦多矣得失之念生而鄙詐之病入焉毀譽之念生而卑怯之病入焉利害之念生而貪吝之病入焉榮辱之念生而恐懼之病入焉今以眇眇之身滋薄俗之末流不資於斯學以養其志氣是猶虛胃枵腹而蹈瘴癘魑魅之境其不顛越死也者幾希矣豈不危殆乎哉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莊叟亦曰適莽蒼者三殮而反今足下執庠校之柄而任

成齋曰前者他文字轉接之妙

成齋曰前日師曾之不言是則今日老谷之言非也則前日之言不自欲使師曾其勇果之氣

斯文之責前途遠速非適莽蒼者之比必將宿眷糧而三月聚糧也夫豈三殮之所能濟哉僕之望足下極大故責之不得不重僕前年曠蕩無賴頗為世人詬笑而當時未嘗得足下之一言僕今區區欲為足下一言者以為僕之久交無過足下又且同為若輩之遊僕雖非足下之儕匹也然自今冀亦欲少振勵以贖前過故以此為請鞭策之地爾足下取其意怒其僭而可不宜二月日元禮再拜
重野成齋曰老谷於師曾親如骨肉故此書責善補過切實周到莫所不至試以廬陵與范書比之

彼猶不脫客氣。

片石山房記

太史公周覽天下。名山大川。踏泰山。闕九嶷。登龍門。探禹穴。以助其作文之氣。是以其文放蕩奇偉。踈宕雄傑。不可端倪。古今之文。終莫以尚焉。今畫之與文。亦又何異。得諸心而應諸手。凡山水之流峙。雲烟之變幻。大之人物鳥獸。細之昆蟲魚鼈。天地之內。宇宙之間。可觀可名者。無不可寫者。然而天機之發。精神之動。其妙常出於巧拙之外。是蓋有不可名者存焉。信哉。畫之與文。果同其道也。讚之高松藩士戶塚若溪。質厚寡欲。不與物競。性酷嗜畫。家藏一石。漆黑潤。

滑。巍然成山嶽之狀。因名其樓曰片石山房。閑居無事。常對玩以終日。意有得。即怡然揮毫。其畫風流瀟灑。中含踈豪雄偉之氣。縱橫變化。無不如意。今世以畫自名者。皆不能及焉。豈亦片石之秀有所助其氣者歟。顧天下之頑然無知者。莫如石。况一卷之山石。窓間之玩具。其為物素不與我相及也。而遽曰有干涉于我。不亦誣乎。雖然。君子之於物。不規規於形狀之間。而必能求其意。故當吾前而觸吾目者。雖一石之微。固足導其意而養其氣。不然。嶄然者山。而湛然者水。則雖真山水。何關於我。今舟子樵人。常上下於

山水之間。其所見者。無非山嶽雲物。煙霞泉石。然其胸襟。汙俗鄙陋。其眼若無所見。無他。不能求其意也。獨若溪之於畫。放心於形骸之外。而馳思於寂寞之鄉。不以榮辱利害累其心。其必能有隱然通於萬物之情。而得其意者矣。况此石陰陽秀靈之氣。所鍾異形特出。孕精英而發光輝。沈靜簡默。終日對之。塵念都忘。物我冥合。恍如入仙境。則將有雲霧之變滅。煙霞之舒卷。則所以鼓動其氣者。為何如。何必泰山嶠嶽。與龍門禹穴。而後為可也哉。余於畫。瞠乎無所知。而亦嘗有意學文者。若果如吾所言。則願以其所得

告余。余他日到子家。折桂啜茶。對片石以聽之。
重野成齋曰。舟子樵人一段。點綴得妙。老谷文情。
可窺一斑。

龜石記

成齋曰。伏案。

石川士基持一石來示曰。僕藏之久。未輒示人。以其
狀肖龜。名曰龜石。願先生有記之。余執而觀焉。其大
盈掬。背隆然而高。青質而白文。文理井井。美如嵌銀。
士基指其隱然附肩者曰。此龜首也。指其湛然瀟四
傍及後者曰。此為尾。為足。而未成形者。予把玩諦視。
真龜矣。叩其所從來。則曰。兒時戲窓下。掘地尺許。見
狀如堊塊。重甚。捉而視之。皴劈從橫。覺有異。乃削剝
數日。白盡。而光彩煥發。初璞上之皴劈。正石理之上
見也。吁。天地之火。何所不有。以此推焉。則河圖之神。

成齋曰。捧此
一節。文情倍

圖活。

岳陽曰。筆機
活動。如靈龜
大藏盡露。

洛書之靈。皆所宜有。誰謂聖人神道設教哉。嘗讀山
堂肆考。贛州有圓石如龜。背項皆具。人謂之龜背石。
逐斗柄旋轉。土人疑其怪。移置他處。翼日歸其處。又
魏晉俗說。常山王堀地為井。深四丈。得白玉一枚。玉
下有_大石。其上有靈龜。念士基是石。亦得。無非此類
乎。假設不為士基所獲。過百歲而千秋。庸詎知不頭
足完具。隨斗柄而旋轉耶。庸詎知其為真靈龜。其
上乃生白玉耶。抑是石之異。何不韞於深山大谷。秀
靈之境。而產於人家咫尺湫隘之地。不逢博物多聞
之張華其人。而落應門五尺童子之手。此非理之不

可解者乎。雖然。物之抱異質者。必不終埋晦。是以荆
山之寶。隋侯之珍。雖在千仞之土。百仞之水。遂為人
間之至寶者。其物誠可貴重。而水土之深厚。不能掩
其光輝也。雖遲速有異。難易不同。其不終埋晦。則一
也。惟其出也不逢其人。則卞和獻璞。而楚子刑之。張
騫獻美石。而漢武不知其藏寶。今士基年方壯。好學
不懈。其韞於中者。將有發於外。而年少既識其為寶。
重襲而珍藏。未輒銜耀。人是石也。可謂得所歸矣。而
何必待於張華之博物。又何必產於深山大壑。無人
之境也。士基曰。僕何以足當此。抑或相之曰。此韞玉。

蓋試剖之。先生意云。何曰。是或然矣。而予固云。至寶不終埋晦。將久而有自破也。士基其停斧而竦之。增田岳陽曰。蒼然一卷石。其肖龜與否。姑舍旃。細酌記文之意。而有豁然悟者。抑龜石則先生自喻。兼比士基氏。蓋土浦稱龜城。而石龜出其中。得之之人。其姓屬石。亦不奇耶。嗚呼。二君抱才埋縣鄙。猶龜石其始埋黃壤也。雖然。德器藏擯者。其光采不發而止耶。唯不如其時之至。而待善價。其人也。重野成齋曰。把龜石。掀翻簸弄。筆墨天矯。離奇如神龍。不可測。有深得于漆園氏矩矱。

柱石記

石之堅硬。歷千劫而不磨者。何限。而形質不足以爲異。或形狀怪異。而所從來無足記。願世人詩焉。文焉。傳而相誦。孰若竹井士祿之柱石。可以寓志士之感概也。余嘗訪士祿於熊谷驛。庭有奇石如柱。其數五。方一尺許。而長可八尺。滑澤如削。名曰柱石。或云。此本一柱。折而爲五。叩其所從來。則曰。文祿征韓之役。加藤肥州獲之。韓城獻豐公。豐社之屋。留在城中。我思藩松平氏之鎮大坂。東照公舉而賜之。其後藩侯每移封。必昇而隨焉。明治四年。藩廢。侯徙家東京。因

確堂曰。回護有力。

以付僕家也。嗚呼。豐公崛起草莽。五歲戡定海宇。裹
創痍而征海外。蹂躪八道。鏖擊明軍。餘威所震。遠及
歐洲諸國。以絕外國朶頤之念者。三百年於茲。而此
石為肥州所齎。則使人徘徊摩挲。想像二公之偉略。
其激發士氣。振屬風俗。不特馬伏波標柱也。宜松
平氏寶惜不措。傳以至於今也。抑余又有感焉。鯨域
古昔稱富饒。神后征服。置而為外府。列朝貢獻。錦綉
龜貝寶王之屬。源源資於彼者。不可勝計。及文祿役
興。全土凋弊。鷄犬一空。都邑之矮鄙。人物之頑陋。比
諸古昔。不能十一。蓋當時將士壯快英武。取過披靡。

潰滅。而兵禍之所延。遠及十數世之久。豈非其鹵掠
慘烈之所致乎。方今五洲之大。萬國星羅。東起西滅。
以成宇內之沿革。而氣運之盛衰。無國而無之。惡知
千百歲之後。無大小易形。強弱異勢。以我所以加乎
人者。加諸我者乎。豈容不畏而懼邪。士祿慷慨之士。
其感必有同我者。及其請記書以問之。
中村確堂曰。嘗同訪士祿于熊谷。庭有奇石。老谷
記柱石。余則記誰袖。事在十六年前。老谷既為隔
世之人。二石猶在。士祿園否。

福祿壽塑像記

福祿壽塑像一軀。長四寸。長袖革帶。如世所畫背鏤
 元祿壬午春於山科。慰作之十一字。慰猶曰嬉戲也。
 底鐫大石良雄及花押。余獲諸石田某。某獲諸浪華
 半田某云。嗚呼。良雄當宗社之亡。晦迹山科。糾合同
 仇。其所以潛籌默運。闢釁應變者。無所不至。願乃從
 容遊戲如此。其曠懷偉度。果為如何。故天地之光華。
 一日不掩。則公之名不容一日泯。是像雖眇小遊戲
 所為。亦公心意之所注。宜其傳而至今日也。抑人之
 欽公。孰不若我。而百歲之下。千里之外。此物歸吾手。

不可謂非奇觀也。吾既重襲而寶愛之。吾家子孫宜愛護莫失。

重野成齋曰。老谷特愛惜此像。數出示人。抑人云。云。即其真情寔話。

兒玉郡建中學記

小泉君寬則長於兒玉那珂賀美三郡。夙以興學為務。先是屢欲創中學之校。事格不行。今年大會閭胥族師而議。議以克合。遂修禪刹為學舍。器用餼廩之具。立辦矣。則曰。學校唯師之重。校長不得久。教道廢矣。於是聘吾友諸葛君鼎為校長。乃以十月十三日行開校之式。予承乏師範學校長。則來而觀盛儀。蓋亦幸矣。願開校必以祝辭為禮。予今不以祝而以規者。不以尋常中學待此校。諸君也。余聞本郡絲繭之良冠一縣。聲價高出于他產之上。余請以養蠶之術

譬教學之道。夫蠶之初生。其形甚微。蠢然蠕動。若不
盈睫。養者乃憫憫飼之。戚戚保之。不啻慈母之於赤
子。及漸長。飼養亦益勞。三起三眠。經數旬。以至吐絲。
是蠶成繭之候也。方是時。採葉之勞。長養之苦。夜以
繼日。其候寒暄之度。慎燥濕之節。避害就利。其事可
謂勤矣。苟不然。則或垂成而腐焉。或繭而蛆焉。臭腐
狼籍。至無一所獲而後已。甚者有以此破產者。此養
蠶家之所以警戒。惕勵不敢忽也。今子弟之上學者。
意思未定。智實未開。嗒然成群。猶蠶之蠢然在箔。則
校師父兄之所以愛養慈育者。不可無其方。教學之

方禁於未發。謂之豫。當其可謂之時。豫與時。此教之
所由而興也。及年漸長。則聲色之慾。誘諸前。功利之
念。駟諸後。性情一蕩。而不能復安學。始而怠。終而廢。
師父長養之功。視如糞土。至流蕩不返。壞家亡身。而
後已。是其咎雖在彼。其師亦不得不任其責。夫聲色
功利之誘。蠶之傷於寒暄燥濕也。情心萌動。旋作旋
輟者。猶蠶之三起三眠也。於是乎有宵雅之誘。有夏
楚之威。以振其惰。率其怠。古人教導之具。何其備也。
為師者。誠能勸勵而撫摩。優柔饜飮。使久無倦怠之
意。此教之所以成也。抑本郡之絲繭冠一縣。其衣被

於四方者不可勝量。此雖水土之宜使然。豈非以入
事之至耶。故使師勿倦於教。使諸生勿廢學。成材備
器。以供國家無窮之用。則豈翅教化之美冠一縣。聲
價之高亦出於諸縣之上必矣。苟不然。則傷才阻化。
害或及闔郡。可不懼乎。君鼎學博質厚。謙讓而強毅。
於為校師。何有。君既以教化為急務。校師亦得其人。
予知其必不然也。諸君以為然乎。不以為然乎。是為
記。

中村確堂曰。老谷當日作祝辭。又作此篇。携來示
余。余曰。祝辭正體。故堂堂整整。此篇變體。故以繭

絲立言。切實于其土。諭人者當如此。老谷笑曰。當
他日加練磨而後請評。持歸未數月。卧病遂不起。
哀哉。

倉田幽谷曰。以繭絲立言。所謂納約自牖者。文彩
煥發。絢爛奪目。

東君
外日
...

修身叢語序

風俗之醇醜。隨于氣運之盛衰。而氣運之盛衰。視于
風俗之醇醜。猶于草木之隨春秋而榮悴。此理之常。
人能知之。故教化之方興。可以挽回氣運之衰頽。
氣運之方旺。寧有不可變澆季之俗邪。方今際乎中
興之運。挾乎復古之業。百度更張。教化盛興。宜風俗
與時運日化。以臻文明極盛之域。然而澆季之餘風。
未愈。而巧偽之積習日長。豈非上所率之者未盡
善。而下又無起而振之者乎。譬諸樹木。栽培浸灌得
宜。雖灌木可以凌雪霜。傷折之剪伐之。松柏猶且不

能息陽春之氣。此非理之易見者邪。夫人心之動。因物而移。浸灌于嘉言懿行之中。則不與正期。浸灌于淫辭詖說之中。則不與邪期。教化之不可不慎。蓋為此也。自西學之行也。人急功利而忽修身。尚浮華而鄙淳素。耳食之徒。傾倒眩惑。一時成風。屏棄經傳。視同敗紙。坊間所鬻。非侮聖慢賢之書。則逐時射利之說。一莫非長傲增偽者。故吳下之兒。田舍之童。僅讀數卷之書。則傲然自大。譏揣政法。凌蔑古先。不復知人間有禮義之事。是以風俗與氣運相背馳也。友人川島梅坪有慨乎此。思取以救之者。與其徒謀著

一書。蒐古今別和漢分門若干。名曰修身叢語。嘉言懿行之美。粲然萃焉。足以警發讀者之良心。而有補於世道。謂之霜夜之晨鐘可也。雖然。蓬非生於麻中。奚能直楚人之子。非引於莊嶽。安得齊語寡之不勝衆久矣。吾奈此著之有補于世何。曰否。物極必反。西學盛行。人漸悟其弊。此非醇醜將變之機乎。况世道自任。亦不乏人。自今著述之上梓者。必修身進德之書。而非向之長傲增偽者。吾知德之不孤也。則風俗與時運化者。庶幾可期而竣矣。而此編乃為嚆矢。余烏得不樂而序。

重野成齋曰。立意醇粹精也。

藏名山房集序

明治己卯。清國王弢園來我東京。留遊數月。與吾友
西振衣文酒交歡。殆無虛日。弢園豪爽不羈。氣節自
許。而稱振衣為海外知己。臨去。携其文八十篇。為點
定。將鐫之。其國振衣乃屬予序之。予於振衣。莫逆三
十餘年。相得不翅膠漆。其可以無一言哉。夫屈於一
生之中。而伸於百歲之後者。其必剛毅誠實。而奮於
艱難困阨之際。其氣鬱勃輪囷。發而為文章。然後可
以表見當時。而傳後世。否則消沮自廢。之不暇。尚庸
問其傳與不傳歟。振衣仙臺人。學問夙成。壯歲遊京

攝歷涉山陽山陰。所至交才俊豪傑。德藝大進。名聲籍甚。然藩人不知振衣。無人薦其才者。困頓窮阨。授徒以僅活。交遊往往笑其迂。而振衣不顧也。王師之東征也。藩論助逆。連與羽抗命。振衣慨然抗論。勗藩侯勵有司。東走西奔。排擊賊論。遂為其所陷。下獄殆死。賴藩主悔悟。謝罪自効。僅得一生。嗚呼。振衣可謂極人生之艱難矣。然而文章益蒼勁。才豐而氣盛。光芒射人。屹躋作者之域。非剛毅誠實之心。主於內而艱難困阨逼於外。驗之心身。鍊之世故。鬱結而發者。安能至如此。攷園氏所謂鹿門文字之豪根於忠愛。

者為不誣也。譬諸鍛刀。鐵之柔者。每鍛每耗。愈鍛愈軟。至銷滅而後止。用以作刀。無一割之用。惟精鐵則不然。至鍛鍊三旬。成于名工之手。淬而磨之。精米煥發。怪光陸離。可以斬犀象。可以刺虬龍。可以却凶邪。伏妖魅。此可以論振衣之人之文也。戊辰以後。百度一新。用人不次。士之負一技一藝者。紛然雜進。取朱紫躋。臚仕。願振衣連蹇不進。淹滯下僚。振衣不以為意。曰。吾以萬世之伸。敵一時之屈。富貴何為。方且作文孜孜。不輟。嘗病眼殆。皆者數尚口琅琅。授門人書之。其倔強如此。是豈今世之人乎哉。項振衣將辭官。

北遊北海道觀山嶽之嶮嶂海濤之洶湧以益壯其
文則其志猶未已也哉

重野成齋曰余嘗評老谷文肖方希直以其氣直
言正也如此篇叙之遜志齋集未易遽辨

法蘭西志後序

自龍門創紀傳體作匈奴西南諸夷傳歷世正史必
立外國傳蓋以邊徼豫備之虞不可不講之平日也
然而其叙事率孟浪荒唐徒具史體焉耳漢人詳內
而略外侈乎文而偷乎實故以宇內同盟萬國比議
之今日猶且不諳外國事情或挑釁以取敗其弊至
此豈史氏選述之意乎哉余友西天爵有慨于此乃
曰方今泰西諸國智術日開窮理籌意以富強其國
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間有瑰偉絕特之
事則人何以自奮國何以自立願國字譯西書者文

字鬱鬻首尾缺裂欲令夫人知其國形情難矣因欲
博譯西書以布世前譯米利堅志今又與上總高橋
士毅譯佛國志以刊行簡明核實治亂興敗之迹歷
歷指掌比諸米利堅志更加精采其欲警勵人之意
可謂勤矣抑漢人往往以著作為性命若其史學勿
論紀傳編年私史野乘連篇累牘率皆換頭更面屋
上架屋其於世道人心無大損益也今天爵別開一
疆域於海外以道逸疎宕之文叙新異希覲之事雖
短篇小冊未足大肆筆力而事之核實文之明暢可
以傳不朽惠後學也方今廟堂越拘孿之語採域外

砲礮二字音
呈物並同
礮礮誤

之議與海外外國謀親修睦公使之往來物貨之資
遷與諸師之來教者生徒之往學者背相望而踵相
接可謂盛矣然物極則變致至則反庸詎知百歲之
下不親者易疎睦者易睽方物相交之美為砲礮震
天之變讀者宜詳彼我強弱之所在以為今日開物
成務之基而供他年守禦攻取之備焉是天爵著書
之志也歟

重野成齋曰援漢史外國傳孟浪失實以表鹿門
撰著之美末段因以寓苞桑之戒心眼俱臻極處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文章金鍼叙

曷嘗觀學奕者乎。其初必據碁譜。以學布置分合之法。及漸入品。對局一番畢。而覆之。教者乃指示其所。以成敗贏輸之道。使學者專心熟思。有會乎心。而後止。是可以喻學文矣。夫文章之要。主於體而運於格。然而開闔也。照應也。接續過度之法。點綴繳約之度。與奕甚相似也。願其技之未至。謬算誤着。紛然襍出。苟非有師友為之指示。誰能不亂敗。而亦何暇達其意乎。杉村公訥輯近世名家之文。存師友雌黃者。名曰文章金鍼。其文既軌于法。加以評語之精確。是何

成齋曰。正喻
夾叙。

成齋曰文亦進一層。

異於棋譜而兼覆碁者乎。讀者洵能詳其所以點竅塗改之要。了其全局而有得焉。則為名家鉅匠。蓋亦不難。其益於人。不甚大乎。因為校正之。德惠上梓。嗟夫。爽之為數小數也。猶且從師友而正焉。文則載道之器。苟非積理明道以關世教。雖工何益。學者其亦有以進於技乎。

重野成齋曰。短幅中多少曲折。曲終奏雅。

杉田觀梅詩卷叙

花卉題詠之尤衆者。莫梅若焉。而其難工者。亦莫梅若焉。自唐宋元明。以至我之今日。作者何限。宜其材盡巧竭。無復辭可出也。然而名聯佳對。代不乏人。愈出而愈佳者。豈不以其出於性靈。流於肺腑。不假雕飾。而會其神。故子猶梅花之花容香色。古今不異。而其精神風標。無歲不新也。然則吟咏之道。豈有終窮哉。增田岳陽寄示杉田觀梅詩卷。徵弁言。其詩皆清新靈活。絕無模擬雕飾之痕。其璀璨玲瓏之狀。使人一讀有足履而目接之想。何其得妙如此也。蓋謂天

地閉藏之日。水泉枯渴。百卉無色。惟梅乃孕精吐英。凌風霜魁百花。其孤高絕俗之姿。常為清節士所欣賞。顧岳陽峻嶒之氣。瀟灑之韻。必有與之深相契者矣。矧杉田之勝。占海山之阿。萬株珠璣。一望瀟茫。岳陽芒鞋竹杖。逍遙暖雲香霧之中。塵念全消。心曠神怡。恍與梅花之精神冥合。則其衝口出者。宜皆清新靈活。與梅花傳神也。岳陽回思當日之情況。必不以予言為妄也。

重野成齋曰。為梅花傳神。為詞客吐氣。

觀雪集序

佳遊非期而得者。佳詩非思而成者。遊出於意料之外者。最可樂。而詩之不待安排者。必佳。此情與境會。彌於內溢於外故也。日者恒陽累月。雨澤不降。白根明府深憂之。既而雨雪大作。埋谿彌山。一白無際。明府於是大喜。會僚屬而張盛宴。對瓊樹而酌芳醇。詠國風以伸雅懷。其洋洋悅澤之情。蓋有非言語之所能形者。豈非以遊出於意外。憂喜驟變之故哉。而諸君之賡和。亦同乎明府之樂。而發乎歡喜之餘。宜有非思索安排之所能為者矣。夫詩本於性情。情苟至。

確堂曰。數句括盡當日之興會。簡切可喜。

矣。則田畷紅女之詠，皆采於國風而載於萬葉。何況於士大夫乎？謂吾不信，請取此集而觀之。

中村確堂曰：先生七古極力描寫雄麗無比，故於多用簡淨之筆，而能占其要，非老手不能也。

送山田大毅序

久留米山田大毅將歸其鄉，臨發，徵予言。予學淺才疎，加之文辭拙陋，何足贊大毅之行？然余與大毅從遊一年，今又讀書同窓，相得甚親，則不得無一言也。大毅嘗舉其堂號，惜君以求同龔，諸子之言，而余獨遷延回避，以至今。今請舉其說以贈大毅，可乎？聞大毅之祖某君，建武中實事征西將軍，及南北一統，因止於久留米，土人服其德，所居成聚，至其幾世孫某君，出仕本藩，士民之素從之者，愛惜不已，因名其山曰惜君，夫人心之難服，非威武智力之所能勝，而惟

有德者可以服人。大毅之祖以三介武士能得入之心服如此。其德之厚且大。蓋可見也。今大毅正其齋歲鼎盛而學富溫厚良易。有長者之風。嘗遊於京而人惜其去。遊於攝而人惜其去。今之歸九同學于此。覺者莫不惜其去。是豈非有其德之肯乃祖者乎哉。何人愛大毅之衆也。然人之好惡相距不特挺與楹。故其所愛而惜者亦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容。是以群小疾惡而見孔子之益聖。內人行哭而知其子之曠。禮何則。羸於彼者必縮於此。厚於此者必薄於彼。故修於我者異則愛於彼者不同。而我欲比而同之。非

引。魚洲曰。好典

偽則矯。故沈愛近仁。所以成德。而寡交多親。則所以廣業也。今夫衆人喜其同於己也。而惜之。利其德於己也。而惜之。愛其下於己也。而惜之。其所惜者無非私也。凡此數者。雖日集大毅之門。滿大毅之堂。其於成大毅之德。果何益焉。若君子則不然。可與講道修業。則惜之。可與閑邪衛道。則惜之。可與化民善俗。則惜之。其人誠可喜也。而與己疎。我且親之。其人誠可惡也。雖與己親。我不屑就。其所惜者無非公也。凡廣大毅之業。成大毅之德者。捨此而將焉求乎。大毅誠能修其所以惜於君子者。則衆之好惡固納集。蛆散。

於大毅何損焉。故士之學無先於立志。無大於修行。大毅既性良而年盛。自今以往。莊莊然以立志修行為本。則德之進者可指日而待也。而後翕然大同。人之視之如靈芝香草。無賢愚皆將惜之。是大毅之祖之所以惜於衆也。大毅思其祖之所以惜於衆。而修其可惜者。則可謂善繩其祖者矣。遂書以贈之。

金子魚洲曰。就一惜字。堅說橫說。文瞻而勁。重野成齋曰。當時作惜君堂記者。若蠻中不下十餘名。如余輩亦其一人。而名文傑作。蓋莫出斯篇右者。命意行文。並推絕妙。

送加藤某歸大村序

方今天下之制。一萬石始列諸侯。十萬廿萬而上。至百萬石。暮時散列。犬牙相制。各愛育其國民。以藩屏於王室。蓋亦盛矣。而其立國於慶長以前者。徃徃其祖先之所乘亂而自開拓。而有因舊撫納之者。至元和偃武之時。命諸侯各進其籍。諸侯率隱占以自利。告不以實。故其班籍甚少。而其實無慮數十萬。蓋九州諸國。道路遼遠。加之外國防禦之備。不可一日而闕焉。是其勢亦不得不然也。以余所聞。若肥之大村。亦為然矣。夫國之立君。固非一人也。必將教育衆

羽峯曰。實然。

又曰。有識之言。

士。撫頌庶黎。時糗糧。練兵馬。以備一旦不虞之變矣。然而昇平之久。人心懈弛。安宴樂而忘禍患。惡素樸而喜華美。百度愈繁而資用不給。於此舉聚斂培克之吏。以濟一時之急。剝下民以自逞。衆士驕於朝。農民怨於野。紀綱解散而國遂以貧弱矣。何則。富能生奢。奢能生逸。自微之顯。自細之大。若水之趨下。滔滔乎不可禦也。故國有不敗於貧困而敗於豐富者。可不戒哉。是以賢主之於國。處豐如約。視安如危。業業然。唯國之疲弊是懼。不敢忘。皇上所以優已之意也。設令天下有意外之變。我之備既足以有待。將復何

懼也。加藤某大村人也。學於若鬻五年。性良易平直。不為崖岬奇異之行。至起居飲食之微。莫不有度。余見大村人前後數人。若稻田子隆。秦道甫。雖有所趨。不同。要皆以氣自勝。毫無靡蔓柔懦之態。則知其國之法度政令。所以風勵鼓舞其士人之具。詳且備。不敢以其富饒自暇自逸也。余聞某之祖鹿洲先生。以豪邁才。得其君之知遇。法度政令。多出其手者。意令之所行。其國者。鹿洲先生之遺。而君相一體。守而無墜失也。孔子嘗適衛。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則富之與

羽峯曰布字
巧。又曰所責者
大。

教相待也久矣。故富而不教則必至強。不富而教之則將不從我。今某之國既庶且富矣。而又教而振之。宜其俗之美且強也。其他日或當國則能思風俗之所以易變移而無忘其祖之所以勤於國既固矣。又增其基既繁矣。又培其根。嚴然為西方一大鎮。折衝於海外萬里之外。則某之所以忠於其君而孝於其祖者。於此乎在焉。某歸其國而見子隆道甫諸子。其以余言質之。

南摩羽峯曰。自大處着議論。朋友切偲之心。當如此也。

送人之蝦夷序

魯虜之來。頤於我蝦夷。非一日也。謫詐以攘其地。恩惠以懷其民。寸侵尺攘。以至今日。今某甫以一介之使臨其地。以爭彼數十年所覬窺侵攘之地。其為事極難矣。雖然。蝦夷固我方域之地。而非夷虜之所得而覬窺。蝦夷上古叛服不一。皇極齊明之朝。遣阿陪比羅夫而討之。置戍於後方。羊蹄以扼內地。至桓武時。韃虜始來此地。煽動夷民而掠內地。天皇乃遣坂上田村而討之。掃蕩醜類。而招撫民夷。勃海肅慎莫不來王。爾後一千餘年。以及寬政享和之間。魯夷始

羽峯曰。引典極當。

眾顧於此地。幕府乃遣諸官而理其地。斥逐魯夷而表其疆。至今而為北地之藩籬。則其曲直不辯而自明矣。夫土壤之取捨。強弱之所分。唐之爭維州。宋之爭河北。皆為後世安危之基。何則。彼之所覬者甚大。而其意不獨止於藩籬也。且藩籬撤而堂奧露。邊鄙壞而內地危。由此觀之。某甫之此行。所關豈不大哉。況彼地周迴八百里。水陸所獲。不啻數十萬金。我乃捨而不顧。何異乎假寇兵而濟盜糧。而世之議者輒曰。蝦夷之地。我付之一小侯。暴其民夷。曠其土地。愜然置之於膜外。而彼魯夷則懷服撫納。以及數十年。

羽峯曰。方今已。所務唯此而已。

之久。今我爭之於一日。口說之間。其得果可必邪。噫。何其不思之甚也。有豪富於此。及其子孫。放蕩荒逸。不檢其資產。不理其田園。以為人所盜。取竊據。今賢子新受其產。檢其田園。理其資產。而謂田園資產。當為人所竊取。是非我有也。可乎。不可乎。吾知其必有得也。某甫惟有大其膽。壯其氣。以一死爭而已。慎勿怯懦。畏懼受屈於醜虜。以貽天下無窮之大禍哉。吾見天下之畏死而死也。

南摩羽峯曰。蝦夷尤是當今可憂之地。說破切實。藩籬一段。尤見其妙。

中村確堂曰。此篇在三四十年前。則為剴切論。在今日。乳臭書生。猶能論之。故知不察時勢。則不可與論文。

橫手立誠君六十七壽序

余之來東京也。假館於本堂氏。橫手子復先在。待余甚厚。子復一日來請曰。今茲癸酉家翁齡躋六十七。余將張壽宴。聊且伸人子奉歡之情。願子有一言以壽吾翁。余曰。不亦善乎。詩不云乎。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抑吾鄉與子復鄉相距甚近。余雖不文。宜有以壽翁也。夫富貴壽三者。天地寵厚之氣所積。而造物者固不苟與之也。故或獲其一。或獲其二。而全失者十常七八矣。今如翁享三者。盖有不偶然者也。而翁平生遇義可為者。便忘軀而為之。今世人士。所不能企

及。其。為。造。物。者。所。厚。獨。享。壽。考。之。樂。不。亦。宜。乎。翁。為。本。堂。氏。臣。世。執。藩。政。至。翁。尤。著。翁。為。人。淳。茂。質。直。其。君。信。之。其。百。姓。愛。之。僚。友。群。吏。昏。敬。事。之。其。為。政。不。事。虛。名。不。規。小。利。必。於。理。所。當。為。封。內。若。干。里。墾。闢。播。種。殆。無。遺。利。能。撫。循。其。民。使。無。飢。寒。是。以。志。筑。雖。小。藩。能。致。富。厚。之。實。此。非。以。君。家。為。己。任。烏。能。如。此。歲。庚。午。朝。議。將。拓。蝦。夷。地。命。諸。藩。各。請。分。地。諸。藩。遂。巡。依。違。請。者。甚。少。時。翁。六。十。有。四。既。乞。老。聞。之。躍。然。曰。此。盛。事。也。因。告。其。君。請。朝。命。親。赴。柯。太。經。營。區。畫。將。大。有。為。既。而。朝。議。改。置。開。拓。使。收。諸。藩。管。地。又。會。

有廢藩之命。乃致其地而還。其為藩謀。老益壯。可以見矣。昔馬伏波行年六十二。自請征武陵蠻。翁齡加伏波二。亦自請赴折膠。沍寒之境。為人亦不肯為事。雖大小不同。其為忠則一也。抑伏波以薏苡招疑。身死讒起。今翁則不然。豈非以其忠誠為一藩所信。故乎。而子復獨得之。天下何樂復加焉。念開宴之日。賓客滿堂。者核維旅。子復率子姪北面拜跪。因誦余文。以進一觴。誰以余語為諛辭乎。此可以壽子復翁也。重野成齋曰。文雖無他奇。言自有順序。首述享三者。不偶然。次舉從政建議之實。終以馬伏波伴說。

